

似靛 霞照 醉殘 霏如 零露 途中 爛一 夢煠 依翠 穠芳

# 鎮安坊

宋徽宗与李师师

谭慕平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腕翻 徑翩 迷香 舞蝶 留功 化獨 筆造 難下 丹青

谭慕平著

# 镇安坊

——宋徽宗与李师师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镇安坊:宋徽宗与李师师/谭慕平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6

ISBN 7 - 5399 - 2113 - 7

I . 镇... II . 谭... III . 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7465 号

- 书 名 镇安坊:宋徽宗与李师师  
著 者 谭慕平  
责任编辑 虞善国  
责任校对 竹子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2 万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5399 - 2113 - 7/I · 1999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序

陈 辽

在男权中心的统治下，男性为了满足他们纵欲的需要，建立了娼妓制度。春秋时期，齐桓公称霸后，管仲设“女闾”700人，是为中国官妓的开端。“女闾七百，齐桓公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需”。这是说，齐桓公通过经营妓院，从妓女中征税作为军需中的一部分。此后，娼妓制度一直沿袭下来。及至唐代，娼妓盛行，竟有官妓、官妓、家妓之分。但在唐代以前，尚未见正式写妓女的文学。中国之有“写妓女”的文学当自《霍小玉传》始。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房千里的《杨娼传》、皇甫枚的《绿翘》（写了变相妓女、女道士鱼玄机）、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小说中有个叫红拂女的妓女，胆识过人，识李靖于风尘之中，为妓女生色），是唐代“写妓女”文学中的名篇。及至宋、元，写妓女的话本在市民和普通百姓中流传。话本《钱舍人题诗燕子楼》、《苏长公章台柳传》、《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是宋代“写妓女”文学中的佼佼者，话本作者的同情完全是站在妓女这一边。到了明代，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工商业的发展，写妓女的文学，在观念上有了新突破。从前，妓女把自己的出路寄托在读书人和做官人身上，从良就是“从”读书人、做官人的“良”。明代小说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名妓杜十娘与《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名妓花魁女美娘作对比，表明“从”读书人、做官人的“良”是靠不住的，相反，“从”工商业者的“良”比较可靠。清人“写妓女”的文学，当以陈森的《品花宝鉴》、魏秀仁的《花月痕》、俞达的《青楼梦》、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最为有名。至于其后“写妓女”的作品，只有二春居士（李伯元）的《海天鸿

雪记》、张春帆的《九尾龟》比较有名。曾朴的《孽海花》，应是在中国帝制的封建社会里“写妓女”的压阵之作。

没有想到，老友谭慕平最近送给我一部长篇小说《镇安坊》书稿，竟也是一部“写妓女”的文学作品。它写的是宋徽宗赵佶与当时名妓李师师的私情故事，但却重新塑造了李师师这位名妓的形象，赋予这一形象以新意，写出了她从“情妓”而“侠妓”而“义妓”的思想发展历程及其在北宋王朝败亡时的悲壮结局。难得的是，这样写李师师并非“戏说”，而是在北宋末年的历史大背景下完成它对李师师的精心塑造的。

关于李师师，《贵耳录》卷下、《浩然斋雅谈》卷下、《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坚瓠集》等都有记载。《词品拾遗》更有专条《李师师》：“李师师，汴京名妓，张子野为刊新辞，名《师师令》，略云：‘蜀彩衣长胜未起，纵乱云垂地。正值残年和月坠，寄此情千里。’秦少游亦赠之辞云：‘看偏颍川花，不似师师好。’后徽宗微行幸之，见《宣和遗事》。（下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人名大辞典》“李师师”条目谓：“李师师，宋名妓。徽宗好微行，尝至其室，赐予甚多。以微服野行，不能常继，因筑潜道通其宅。帝禅位，师师乞为女冠。金人破汴，主帅欲深得师师，张邦昌等踪迹之以献金营。师师折金簪吞之死。”在历史上，李师师确有其人，确是名妓，且是皇帝追求的名妓。但她不是只认钱不讲情的无情女，而是一位情有独钟的情妓。谭慕平写她起初也曾企图“从”读书人贾奕的“良”，对贾奕有情，但后来贾奕弃儒经商，有钱了，商人化、庸俗化了，李师师才对贾奕绝了想头。著名音乐家周邦彦教她怎样弹好琴，唱好曲，在教学中她对周邦彦也产生了感情，但周邦彦毕竟大了她整整一个辈分，又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因此她对周邦彦的情，也只能以休止符结束。宋徽宗赵佶以皇帝之尊，君临镇安坊，作为妓女，她不能不接待赵佶。但是，她却坚决拒绝了赵佶要她入宫当妃子的请求。她宁愿做精神独立的妓女，也不愿进宫受皇后、

妃嫔们的凌辱。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她与杨家将的后代杨元吉结识，从此她专情专爱于元吉，海枯石烂，绝不变心。在情妓的层次上，李师师可与霍小玉、杜十娘相媲美。

不过，谭慕平并不停留在“情妓”的层次上刻画李师师，他更在“侠妓”的层次上描摹李师师。李师师对梁山泊的好汉，因其年轻时朋友燕青的情况介绍而颇有好感。在她看来，国家多难之秋，应该让这伙梁山好汉为国出力。在她的穿针引线下，宋江面见宋徽宗，指陈高俅兵败被俘的实情，终于使宋徽宗改变了对梁山英雄的态度，做出了“招安”的决定。李师师不只在梁山英雄面前表现了她的“侠骨”，而且在接纳四处漂泊并无安身之地的粉奴儿（燕青的亲妹妹）到镇安坊暂住、收容女友谢素芳在镇安坊隐居等行动上，也表现了她的“侠谊”。特别是她敢冒天大的风险，将有“间谍”嫌疑的杨元吉安置在仓王庙，更展示了她的“侠胆”。如此在“侠妓”的层次上写李师师，就把李师师这位名妓与其他历史上的情妓区别开来。谭慕平更在“义妓”的层次上揭示李师师。她深明大义，认为宋王朝与金国联合攻打辽国是不义之举。在“澶渊之盟”中，宋、辽两国结为兄弟之盟，此时女真在东北崛起，立国号为“金”，虎视眈眈，以灭辽、亡宋为己志。在此情况下，应该是宋、辽联合起来抗金。为此，她向宋徽宗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赵佶也一时以为这是一个好建议。孰料赵佶是个糊涂人，风吹两边倒，后来他又听信奸佞之臣的意见，改为联金灭辽。李师师从这里认清了赵佶的无能和背义，开始对他绝情。特别是当金兵包围了汴京以后，李师师把多年来积聚下来的缠头之资价值九万几千两的财货全部奉献给国家作为抗金的军费，称得上义薄云天，受到了汴京全体军民们的赞誉。最后，当金兵统帅宗翰指名要李师师去金营企图占有她时，李师师当面斥责宗翰不义，最后，吞金自尽，以身殉国，突出地表现了她的忠义。于是，集“情妓”、“侠妓”、“义妓”于一身的李师师，终于站立在读者面前。

写李师师不能不写赵佶，赵佶是亡国之君，被俘后苟全性命，受尽屈辱，死在五国城。对于这样一个昏君，简直乏善可陈。但是，在《镇安坊》里，他又是占有李师师的风流天子，李师师对他也不是没有一点感情。如何艺术地、历史地处理赵佶，是个难题。谭慕平从历史真实出发，一方面充分揭示赵佶的昏乱、无能、穷奢极欲：他信任、重用蔡京、高俅、李邦彦、童贯、王黼等奸佞之臣，起造艮岳，耗尽民脂民膏，致使民怨沸腾，方腊揭竿而起；在联辽还是联金问题上犯了决策性大错误，对北宋王朝的灭亡，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赵佶又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书画家。他的“瘦金体”书法、他的绘画，有很高的美学价值。留存至今的作品，都是无价之宝。赵佶是昏君，但他作为书画家的另一面在文艺作品里却很少有人展现。在《镇安坊》里，谭慕平同时表现了赵佶既是昏君又是书画家的形象。作为书画家、艺术家、词家，赵佶即使在嫖妓时，仍显得风度翩翩，逸兴遗飞。他并不完全追求发泄一己的性欲，他讲究的是情调、情趣、情韵，因此，李师师对他还有一些好感。然而，昏君的赵佶毕竟压倒了艺术家的赵佶，所以留给读者的仍然是对赵佶的鄙视和蔑视。《镇安坊》写出了赵佶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如果说，李师师是谭慕平另起炉灶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赵佶是谭慕平按照历史真实写出来的昏君兼艺术家、风流天子，那么，杨元吉则是谭慕平虚构想像出来的艺术人物。据《镇安坊》的描叙，杨元吉是杨四郎杨延辉的后代。杨延辉在宋、辽之战后陷身辽国，被招为驸马。探母后暴露身份，复姓为杨。杨元吉曾经在辽国当过高级将领，但他的未婚妻萧瑟瑟却被辽主占为己有。杨元吉被迫逃亡到汴梁，找到了天波杨府，与伯父杨文广认亲。此后，杨元吉与李师师邂逅相识、相恋、定情、结合，主动投入了抗金的斗争。在创造杨元吉这一人物时，谭慕平着重描叙了他的爱宋、爱辽之情。他的祖先是宋国人，他对宋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又是从

小在辽国长大,尽管辽主夺走了他的未婚妻,他对辽国也是有相当感情的。加之,他曾作为辽国的“银牌天使”,出使过金国,对金国统治者的政治野心一清二楚。所以,他与李师师相爱后,便尽力说服李师师接受他联辽灭金的意见,并请李师师得便时向宋徽宗提出建议。于是,杨元吉的爱宋国、爱辽国之情与爱李师师之情得到了统一。自然,无论是杨延辉的陷身辽国,还是杨家将的后代杨文广,都是传说、小说中的人物,但这些资料为谭慕平所用,对写活杨元吉这一人物却也起到了有利作用。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杨元吉这一人物,在个性化、典型化方面,不如李师师、赵佶那样鲜明、引人。

此外,《镇安坊》还写了彩姑、杨排风、蔡京、童贯、高俅等等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使《镇安坊》这部“写妓女”的作品更显得真实、可信、有思想、有艺术、可读性更强,“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更丰富。

一部作品写出来了,出版了,不等于作品已经彻底完成,按照“接受学”的说法,文学作品只有被读者接受了,得到广泛好评了,而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才算最后完成。《镇安坊》能否在中国“写妓女”的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还得在出版以后接受读者和时间的检验。我希望它能受到读者的欢迎,闯过读者和时间的检验这一关。

是为序。

(陈辽先生系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



# 前 言

你如果去文化古都开封，当年北宋王朝的都城汴梁旅游，无论是旅游指南或市民介绍，肯定都会提到一条未经改造的狭窄的古街：棚板街。街上拥挤的小店，仍然挑着青布帘子。这里没有霓虹灯闪烁，没有迪斯科喧闹，十分幽静。你若再进一步了解，就会知道，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末期，棚板街是连接皇宫中的徽宗皇帝赵佶和镇安坊百花之冠名妓李师师住处的通道，煞是了得。

妓院放在“镇安坊”，真有点让人不可理解。“镇安”二字，何等严肃、庄重，甚至可以感到些微的肃杀之气，镇而后安。它似乎和脂粉气、妖艳的媚笑、打情骂俏——搭不上边。可是，这里却货真价实是风流皇帝和美艳妓女幽会的场所，是昏庸帝王和刚烈女子的孽缘发生地，也是一个奸佞充斥朝堂时代却微吹正气的地方！

据宋人笔记记载，宋徽宗与李师师的这段艳情，竟长达十七年之久。

一个下贱的妓女竟让贵为天子的皇帝围住她转了十七年，当然是因为她美艳绝伦，压倒六宫粉黛。当时不少文人墨客填词吟诗颂扬其美姿艳韵。其中有一首俚俗词语，虽有些陈词滥调，却颇具代表性：佳人，发弹乌云，钗簪金凤；眼横秋水之波，眉拂春山之黛；腰如弱柳，体若凝脂；十指露春笋纤云，一搦衬金莲稳小。待道是郑观音，不抱玉琵琶；待道是杨贵妃，不擎着白鸚鵡。俏似嫦娥离月殿，恍然洛女下瑶阶……

赵佶十七年中，赐给李师师的黄金、白银据说多达十万余两，相当于当时宋朝每年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还强。至于赐给的珍宝、古玩、字画、文物，更是不计其数。比如，“家有千金不及汝窑一

片”的汝窑瓷杯、战国时期的蛇蚺琴等，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赵佶为了方便，更是为了遮人耳目，竟在皇宫和镇安坊之间，开挖了一条地下暗道。这可不是一条战壕式的简便通道，而是一条充满皇家气派、明灯高挂，光亮犹如白昼、严冬有火炉送暖的御道。

然而，尽管赵佶费尽心机，李师师还是多次婉拒了皇帝要她进宫的心愿，始终坚持“善自为之”的信念，在宫外苦寻自己的理想、梦想、幻想中的美好爱情。

即使从 18 岁算起，十七年后李师师也已是 35 岁，接近徐娘半老的年纪了。难道仅仅美丽，就能让赵佶迷恋十七年吗？个中情由，千百年来引起过多少人的兴趣。本书就是想请读者诸君，随我一起去追溯这件迷案，看故事到底如何发生？如何发展？又如何结束？

# 上 部

## (1)

北宋大观三年八月十六日，也即公元1109年中秋节后的一天，一个皓月当空，月色如银的夜晚，徽宗皇帝赵佶为不断传进宫来的有关李师师的艳闻所诱惑，身着便装，带着杨戩、张迪两个近侍，沿着棚板街走向镇安坊。在赵佶身上，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仪表儒雅、超凡脱俗、书画双绝的艺术家浪漫气息和九五之尊、一言九鼎的王者霸气浑然一体，十分谐和。

赵佶因为初次涉足妓院的好奇心，和高贵者踏上贱地的忐忑不安，脚步显得有些趑趄，似乎是在二内侍挟持下，半推半就地走着。赵佶偶然回顾，发现自己身后竟然跟着一队顶盔贯甲的御林军，十分恼火地挥了挥手，要他们回去。杨戩过去跟带队者嘀咕了几句，众御林军立即悄悄卸下盔甲，露出一身皂色衣服四散隐蔽起来。

张迪轻声说：“陛下，前面就是镇安坊。”赵佶抬头一看，不远处，高大槐树枝叶交错间，喷射出两盏大红灯笼的灼灼光华，树下雄踞两只石狮，与石狮对应的是一面宽约五丈、高可两丈的照壁。再走近些，赵佶在月色灯光中惊喜地发现：银灰色的水磨砖墙上，精雕细刻着灵芝、幽兰、莲荷、梅竹等花纹，显出主人雅致恬淡而无铜臭气的习性。艺术家赵佶心中怡然，不觉加快了步子。

一个四十上下的鶉儿迎上来，赵佶觉得眼前一亮，这女人虽有几分饱经风霜的世故油滑之气，但徐娘未老，风韵犹存。老鶉尚且

如此，妓女当然出色。但再一看，却觉得这女人的眼角有一股愁思的余绪，不知何故？老鸨李彩姑也在打量猜度眼前这位客人。衣着华丽、雍容华贵，像是一位巨商；然而两个随从娘娘腔十足，显得不伦不类。她心中虽然不免多了一丝疑惑，但是来者绝非庸碌之辈，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笑脸迎至客厅坐下。

杨戩立即送上礼物：内府紫茸二匹、霞氍二端、瑟瑟珠二颗、白金二十镒（一镒为二十四两）。张迪则马上指名道姓，提出要会李师师。如此重礼，让彩姑惊悸得瞪大了眼睛，岂敢怠慢，忙带三人向左走进一门额上刻有“连园”二字的黑漆月亮门。

连园内静极了，使赵佶觉得诧异。他本以为妓院内自然是调笑声不断，怎会如此静谧？正走着，赵佶觉得眼前闪过一个黑影，一抬头，只见三两竹枝摇曳中，耸立着一座奇石，玲珑剔透，婀娜多姿，石上刻有“奇云峰”三个绿色大字。赵佶不由自主走上前去，饶有兴趣地察看观赏，一时不忍离去。

彩姑说：“这是太湖石。”

“太湖石？”赵佶马上想起自己从崇宁二年（1102年）就开始的巨大工程“花石纲”。原来宋朝开国后，即有人以汴梁有水无山为由，主张迁都洛阳。此后，虽然并没有迁都，但此议却常常会被人提及。宰相蔡京向赵佶奏请，为使汴梁有山有水，从江浙闽等地选运太湖石及奇花异树来京城东北郊，以土为基，建造一座有树有花的山。明明是一个荒诞的事情，赵佶竟然同意了。先命童贯置苏杭造作局，后任命蔡京保荐的苏州人朱勔具体承办，负责这个“花石纲”工程。所谓的山，取名“艮岳”者总体布局已经完成，如今还在继续用奇石异树造园。赵佶发现自己眼皮底下竟然早就有这样一处园林，不觉有些兴奋。他可不知道天下已经有多少人被他的工程搞得家破人亡，而且还将有多少人为了这“花石纲”被迫牺牲。

张迪一旁插话：“艮岳，就用这种石头堆积。”

赵佶直摇头：“这样的美石，只能独个观赏，堆砌太多就不能尽

现其美，且有毁坏的危险。”

彩姑突然兴奋起来，接口道：“客官说得对。这太湖石讲究的是皱、透、漏、瘦。”

“妙！皱透漏瘦。妙！”赵佶已进入赏美的境界，觉得似乎还没有人在自己面前说过这样精辟的见解。他一面围着奇云峰边走边鉴赏，一面突然问道，“你一个中原女子怎会有如此见解？你又如何会有这美仑美奂的江南奇石？”

“是一个江南风流客商所送，我只是道听途说而已。”说话的声音战栗了一下，语音里显出一丝凄苦和哀怨，明显不愿继续这个话题，忙一摆手引着三人往前走。

踏着鹅卵石铺就的小路，一拐弯，左边有一小轩，门额是秦观手书的“凝芳轩”。轩中红烛高烧，彩姑请三人走进，赵佶坐下后，她就退出了。杨戩、张迪一旁侍立，婢女送上香茗。

赵佶见墙上挂的是米芾写的行书立轴，内容是秦观的《生查子》：

远山眉黛长，  
细柳腰肢袅。  
妆罢立春风，  
一笑千金少。  
归去凤城时，  
说与青城道：  
看遍颍川花，  
不及师师好。

赵佶一边等美人“召见”，一边想，米芾是大书画家，曾在自己的御画苑里供职，前年刚刚去世。他写这幅字，无非是想借秦观的词来讨好李师师，难道他也来过这里？

赵佶满以为李师师马上就会出来，可是一杯香茗入肚，远处传来二更梆声，连李师师的影子也没见。杨戩低声说：“这女人架子

太……”这时彩姑疾行而来，赵佶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头。

“三位请随我来。”彩姑引着他们走出凝芳轩，拐进一角门，只见一汪池水平躺在月光中，池塘内莲荷未谢，轻轻摇曳。四人进入一水榭，遥看月色如水，俯视莲荷下的对对鸳鸯双宿。水榭对面是两棵盛开的桂花树，浓郁的香气袭人欲醉。至此境地，赵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身心为之一爽，只觉心旷神怡。彩姑指着左侧的十几株杏树说：“春天开花时，坐在这里饮酒赏花，其乐融融。客官务请明春再来。”

连接水榭这一头的是曲折的回廊，每隔十余步便有一瓦片镶嵌成的窗棂，透过窗棂可俯视月色池塘，畅吸桂子清香，所以行走间毫无气闷之感。走出回廊底的小门，进入一楼式小阁，名唤“叠翠”。阁内家具一体红木，花架上一盆含苞欲放的菊花和一盆黄杨树桩，分外精神。四盏红灯笼，使整个阁子幻成了橘红色。赵佶坐定，婢女又送来香茗，这次还加上了果盘，里面放着柑橘。彩姑再次躬身退出。

赵佶无奈，只好再次品茗。远处传来三更梆声，茶虽香，此时也觉寡味了，杨戩躬身对赵佶说：“这女人好大的胆子！六宫粉黛，后妃贵人，哪一个敢如此怠慢陛下。我去……”

赵佶确也有些着恼了，自从来到人间，还从来没有坐过这样的冷板凳。但是，惟其受到冷遇，赵佶反倒觉得新奇。他想自己欲见的是绝代佳人，当然会有架子，如果唤之即来，挥之即去，那还算什么京师的“百花之冠”。所以，对杨戩的话虽有同感，却依旧摇了摇手，决心再等等看。

又等了一会，只见彩姑笑盈盈走来，说：“姑娘来了。”边说边点燃四周的壁灯，叠翠阁里顿时亮堂了许多。一阵轻盈的脚步声，走出一个婢女打扮的女子来。三人一看，不觉倒抽一口冷气，因为来人鼻皱口歪，是个丑丫头。她利索地倒去客人杯中剩余的茶水，重新注入沸水，然后放进茶叶。这女孩子叫么娃，是李师师的贴身使

女，并不丑陋，可是每逢重要场合，她为了让客人们对李师师的美艳印象深刻，自己常常故作丑态。

屋里静极了，赵佶看着杯中瓣瓣嫩叶缓缓展开，徐徐落入杯底，白水顷刻成了碧绿色。后来赵佶每当回忆起这一情景时，总是觉得情趣盎然。

一阵裙裾悉悉声，一位美女飘然而入，赵佶等三人六道目光一齐射向来者，竟然同时觉得心脏紧缩，脊柱僵硬，呼吸停顿。虽然眼前的李师师身上只穿一袭家常便服，脸上不施粉黛，可是这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形象，却让赵佶等都惊呆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赵佶宛然觉得李师师就是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笔下的观音！何等的高雅出俗，何等的飘然若仙。

李师师走近几步，微微敛首：“客官久等了。”说完径自走到对面坐下。

彩姑轻声解释：“女儿性情倔强，请勿见怪。”

赵佶没有答理彩姑，自己走到李师师身边坐下：“敝人赵乙，京城经商……”

话未说完，李师师已起身坐向另一侧。彩姑急忙走到赵佶身旁，再次低声说：“女儿爱静坐，客官勿怪。”说完走出门去，同时放下了门帘。

赵佶讨了一个没趣，但他仍不想施用权势，因为他对自己以才华风采制服对方很有把握。可是就在赵佶准备再说什么时，李师师却伸手从墙壁上取下一面琵琶，自顾自调弄起来。

一国之君被一个妓女如此轻慢，赵佶真的受不住了，他脸色一冷，正欲拂袖而起。两旁的杨戩、张迪对皇帝的心思自然熟悉之至，立即捋捋衣袖蠢蠢欲动。眼看一场暴风雨将起，就在这一瞬间，乐声悠悠而起。音乐家赵佶的脸色平展了，他那高超的音乐造诣与乐声起了共鸣。古曲《平沙落雁》的情景在李师师的琵琶声中完全展现出来：风声、水声，夹杂着飞雁在空中的盘旋声——大雁

陆续落地，直至夜深寂静——突然群雁起飞远去，一只孤雁却在独自哀鸣——一股幽怨哀泣的情调，如泣如诉，似乎在向客人倾诉一个妓女人生的不幸。赵佶沉醉了，心酸了，眼角不觉润湿了——万籁无声，惟有桂花的香气在空中弥漫浮动。

李师师音调一转，变得轻松愉悦，清新开朗起来，赵佶的心情也随之变化。只听她边弹边唱了一曲《点绛唇》：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

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客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

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罕有的歌喉，将词中少女的活泼、羞涩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每逢词中的入声字，那稍一停顿再向前滑行的无与伦比的演唱技巧，使大宋皇帝今晚虽然尚未得到肉体上的满足，却获得了精神上的巨大慰藉。

音乐上美的享受，使赵佶的火气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问道：“这词从何而来？”

“济南女才子李清照夫人。”

“你与她熟悉？”

“一次偶然的相遇。”

“何人教唱？”

“大晟乐府的周邦彦大人。”

赵佶意犹未尽，却惟恐受拒，有些迟疑，有些怯懦，轻轻说：“可否请姑娘再弹一曲？”

李师师欠了欠身子，微微颌首，因为受到肯定，心情放松，演奏技巧越发完美。曲未完，四更梆响，杨戩、张迪走到还沉醉在音乐中的皇帝身边，耳语一声后，扶着皇帝向外就走。赵佶兴致正浓，却不得不走，沉重的失落感和渴望再次相见的心情，使他屡屡回



头。走到奇云峰拐弯处，他又一次向缓步送出的李师师挥了挥手，表示惜别之意。

李师师送到门口，欠身颌首为礼，冷冷地仍然没有笑容。

赵佶回到宫中，稍加调息，整装走上朝堂，心中却只是翻腾着刚刚过去的奇也、妙也、趣也、情也的一夜经历。赵佶眼中的李师师，似乎是飞雪中的白梅，那么美，又那么冷！

## (2)

赵佶走后，彩姑拉着李师师走到礼品前：“你估估这人的身份。”

李师师逐件看了礼品说：“这赵乙绝对不是商人，可能是王公大臣。”

“两个随从娘娘腔十足，只怕是太监。”彩姑很认真地说。

李师师不在意地：“也许吧。”

彩姑教诲地：“师师，不是我说你，对客人不能老是一副冷面孔。三支曲子就把人打发走，要是得罪了王公，可怎么得了？”

“有什么了不得，难道为此将我下大狱不成。”

彩姑被堵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你……”

这时，走进来一位与彩姑年龄相仿的妇人，只是比彩姑消瘦憔悴了许多。她手里拿着一张纸：“师师，我给你写了几句话，你看看。”

李师师一边接过那张纸，一边说：“师父，你怎么还没有歇息。”

“睡也睡不着，就想着给你写了几句话。”

彩姑从李师师手里拿过纸：“我先看看。”彩姑粗识文字，便念了起来：

井里月，镜中花，  
红颜易老。